

专访第一届WCG《星际争霸》双人项目冠军、电竞粤超梦想合作伙伴马天元：

“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职业选手，但都能享受电竞带来的快乐”

请回答 粤电竞

5月3日，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（电竞粤超）城市巡回赛首场在河源巴伐利亚庄园打响。电竞粤超覆盖全省21地市，以“粤产、粤才、粤旅、粤品”为核心理念，打造电竞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的全新标杆。

值此赛事之际，国内传奇电竞人物、电竞粤超梦想合作伙伴马天元接受了羊城晚报独家专访。这位25年前在第一届WCG赛场举起国旗的先驱者，如今正以新的身份——电竞粤超梦想合作伙伴，为中国电竞的全民化发展注入力量。

羊城晚报：当年您踏入职业电竞领域时，家人和身边人是什么态度？是什么让您坚持走下去的？

马天元：家里人肯定是反对的，管也管不住，我就背着他们玩。周围人也没什么感觉，因为我跟他们联系很少，在他们眼里我可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

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玩得很痴迷。但那时候社会、家长、老师都反对，我总想证明点什么，证明玩游戏不是玩物丧志，也是有意义的。正好当时全球开始办各种电竞比赛，我觉得比赛能证明我们的价值，再加上自己确实热爱，就顺其自然地走下去了。我不觉得是“坚持”，因为这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。

羊城晚报：很多人都记得您在第一届WCG夺冠后举国旗的那张照片，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故事吗？

马天元：那是2001年第一届WCG，在韩国举办，有五六十个国家的选手参赛。我和韦奇迪搭档拿了《星际争霸》双人项目的冠军，决赛3:2赢了德国队，1/4决赛赢的是韩国队，打得非常艰难。当时电竞还跟国家荣誉扯不上关

系，但我觉得我们也是为国家、为民族争了光，就应该把国旗举上去。我找到随行的央视记者，他们因为报道体育赛事随身带了国旗。刚举上去的时候还举反了，我发现不对又重新举了回来。

这应该是电竞史上第一次把游戏和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，也指引了后来整个电竞行业往体育和国家荣耀的方向发展，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

羊城晚报：您觉得当年那个冠军，为中国电竞开辟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？

马天元：主要是给了当时的电竞爱好者自信心。在那之前，打游戏是很自卑的，总觉得自己不务正业，被社会贴上各种标签。那个冠军让大家知道，打游戏也能做出成绩，也能为国争光。

其次是给了社会一个正向的信号。虽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，但至少打了一针强心剂，让更多人开始重新认识电子竞技。

羊城晚报：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担任电竞粤超的梦想合作伙伴？

马天元：我一直认为电竞应该是一项全面化的运动，我非常希望它能普及开来。电竞粤超“粤产、粤才、粤旅、粤品”的办赛理念和宗旨，跟我的价值观非常契合。所以我主动找到粤超的负责人，说我想参与进来，尽我的一份力，把粤超办得更好，让更多人参与进来，传播电竞的正能量。

羊城晚报：您觉得电竞粤超“粤产、粤才、粤旅、粤品”这个模式，和国内其他电竞赛事相比，有什么独特的竞争力？

马天元：首先是人才方面。现在很多孩子打游戏耽误了学业，我们需要正向引导。我提出了“认识游戏、理解游戏、健康游戏”三个理念，希望通过粤超把这些理念传递下去。

广东是游戏产业第一大省，去年产



马天元(右)在第一届WCG赛场夺冠后和搭档韦奇迪举起国旗 受访者供图

值接近5000亿，但人才缺口非常大。粤超可以整合校企合作资源，让更多孩子了解游戏产业的各种岗位，也让产业了解这些孩子需要培养的专业技能。

其次是文旅方面。中国有5.2亿电竞爱好者，电竞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旅载体。像成都每一场电竞总决赛都能吸引几万人观看，间接带动当地的文化和旅游产业。现在电子竞技也归文旅部门管，粤超把电竞和广东的文旅资源结合起来，是非常有前景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觉得现在的电竞环境，和您当年相比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没变的？

马天元：最大的变化是市场更规范了，环境更好了，待遇也更好了。现在国内顶尖选手年薪超千万，普通选手月薪也在2万元以上。延伸出来的直播、陪玩等产业，普通从业者的收入也比很多传统行业高。整个行业覆盖的

岗位非常多，编导、执行、策划、运营、市场等等，都很稳定。

没变的是，喜欢的人还是很喜欢，讨厌的人还是很讨厌。社会对电竞的偏见虽然减少了，但依然存在。

羊城晚报：电竞粤超面向的主要是民间爱好者和非职业选手，您希望这个赛事能给他们带来什么？

马天元：给他们一个快乐的平台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职业选手，但每个人都能享受电竞带来的快乐。

羊城晚报：您怎么看待国内电竞行业的现状？对未来有什么期待？

马天元：现状挺好的，各方面都在正规化，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，只会越来越好。前两年行业还有些不规范的地方，这两年来各地政府都在关注和推动，推动行业健康绿色发展。期待未来中国选手能多拿世界冠军。

羊城晚报记者 陈旭泽

《森中有林》举办东北双城首映 高圆圆、张天爱等主创“回家唠嗑”

影片正式上映恰逢“东北超”首战，本地球迷向剧组发出看球邀约

羊城晚报 记者李丽报道：5月4日至5日，电影《森中有林》“回家唠嗑”东北双城首映活动在哈尔滨、沈阳接力启幕。沈阳本土导演郑执携这部改编自其同名小说的作品，回到故事发源地与电影拍摄地，与高圆圆、张天爱、乔杉、孙悦等主创一同，与两地观众面对面交流，解锁影片幕后故事，传递东北人的温情与韧性。影片正式上映的5月23日，恰逢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（东北超）首战，沈阳球迷代表赵大牛现场向剧组发出“回家看球”的热情邀约。

《森中有林》由郑执编剧、执导，于和伟、高圆圆、韩庚、张天爱领衔主演，乔杉、宋小宝特别出演，夏之光主演，聚焦东北几代人的命运与情感，用细腻的镜头展现东北人的温情与担当。

沈阳站映后交流环节气氛火热，主创们逐一分享拍摄心得与角色感悟。高圆圆谈及所饰饰演的王秀义时坦言，这个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角色，身上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，但她与廉加海之间的情感表达却浓烈而直白，“我最欣赏她敢于表达自我的勇气”。张天爱则动情剖析廉加的内心世界，称这个角色在她心中如同一道光，“因为被父亲全身心爱着，所以她才有足够的力量去温暖和爱别人”。

当天，刚拿下北影节“天坛奖”最佳男配角的乔杉成为全场焦点，被现场观众授予“东北喜剧人之光”绶带。首度“触电”的孙悦惊喜亮相，这是她首次参与电影路演，难掩内心的兴奋，现场重唱影片片尾曲《祝你平安》，熟悉的旋律勾起全场共鸣，引发大合唱，再次点燃现场气氛。

本次沈阳站首映嘉宾云集，作家班宇也到场助阵，从文学视角分享了观影感受：“小说中几代人的命

运因种种遭遇交织，而电影后半部分新增的冲突戏份十分有冲击力，看完后依旧记忆犹新。”活动最大的彩蛋，来自沈阳球迷代表赵大牛，他看完电影后直言“剧情紧凑，尽显东北人的温情与豪爽”，并热情邀约剧组5月23日“回家看球”。主创团队与全场观众一同齐声呐喊“523，523，电影足球一起看，爱恨情仇都了断”，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。映后当晚，沈阳广电主播大兵还在万顺啤酒屋直播间与主创视频连线，隔空向剧组发出东北超开幕式邀约，让电影与足球的跨界联动持续升温。

哈尔滨站映后交流中，观众们热情高涨，从多个角度解读影片细节，现场讨论氛围热烈。关于影片结尾团圆饭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，现场观众各抒己见、激辩不休。郑执也在路演中首次透露拍摄细节：“于和伟老师拍摄时即说了一句‘今天是我和王秀义的结婚纪念日’，所有演员都顺着这个情绪往下演，没有预设的剧本。至于这场戏是真实还是虚幻、是梦境还是现实，我希望每个观众都能有自己的解读。”

互动环节中，高圆圆被观众追问“辣白菜到底放了什么”，她笑着打趣“下了蛊了”，随后在张天爱的现场教学下学说东北话，一句“我寻思今天叫你过来，就是想好好瞅瞅你”学得有模有样，逗得全场观众前仰后合。张天爱则用东北人熟悉的酸菜炖粉条，巧妙解读自己的角色：“粉条有韧性，她什么都能吸尽汤汁的精华，廉加就像这粉条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内心坚韧，也懂得吸收爱、传递爱。”为了演好盲女这一角色，张天爱特意从北京辗转来到沈阳的按摩院学习，还笑称自己“意外掌握了一门不会被AI冲击的手艺”。

吴承学兄嘉言懿行记

□陈伟武

牛步，也在慢慢地向前走着。

“中文堂最牛的钉子户”

1979年9月14日中午时分，经过一天一夜海浪的颠簸，“红卫”号客轮从汕头港开抵广州洲头咀码头，中山大学派来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一班新生从码头接走。进了中大校园，绿树夹道。卡车把我们拉到了学生第二饭堂，办理了入学签到手续，有一位师兄帮我拎行李，一件旧藤箱，我跟在后边走着。四栋新宿舍楼建成不久，又刚下过雨，道路尚未清理，满是瓦砾和泥污，走了一两百米，就到东十四308房住下了。路上师兄同我聊过几句，聊什么早忘了，只记得师兄说他也是潮州人。多年后的一次茶叙中，承学兄才说出当时就是他把我们带到宿舍的。

大学本科期间我与承学兄几乎没有来往，1983年应届考上硕士生之后，住进东区研究生宿舍广寒宫，承学兄他们八一级硕士生住一楼，我们八三级住二楼，有时下午我就会倚立二楼窗前，欣赏承学兄与陈平原、孙立、陈幼学等同学在楼后球场打篮球。1984年承学兄毕业留校，在古文文献所工作。我1986年毕业也到了古文文献所，与承学兄成了明清文学研究室的同事，都参加王府曲本的整理工作，交往才多起来。

1990年承学兄从复旦博士毕业回中文系工作，我直到1998年才调回中文系，再度成了同事。2006年从文科大楼（郁文堂）搬进中文堂，每位教师都有单独的工作室。通常我喜欢称之为“工作室”，不大喜欢称为“办公室”，毕竟在房间里办私事多于办公事。房间分配由年资深的老师优先，承学兄挑了707，我挑了708，面积同为二十平方米。

同年底，承学兄当上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，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首位特聘学者，在中大中文系也是第一位。系里特别给他提供709大办公室，他把707当作藏书室，平时就在709工作。连着的这三个房间，有点象征的意味，多年来，我就好像在承学兄的夹缝下蜗行

承学兄被中文系同事戏称为“中文堂最牛的钉子户”，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总在办公室用功。他早上八点刚过，就来到中文堂，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回家吃午饭；下午两点半来，六点回家吃晚饭；晚上七点半来，十点回去。每天早午晚，承学兄会和其夫人江艺平快步于校道，偶尔会在固定地点投喂流浪猫，雷打不动，风雨无阻，成了康乐园一景。

曾经偶然读到白居易诗：“春风来海上，明月在江头。”我觉得此联颇切合承学兄，一时兴起，涂鸦书赠。承学兄见其负笈复旦，夫人又姓江，他就是江姐的春风明月。承学兄六十大寿时，我拟了一联：“神思游六合，健笔扫千军。”由黄光武先生挥笔书赠。有一年春节前夕，承学兄要我写两个“福”字给他，我说：“你的书法好，自己写不就行了？”他说要别人送“福”更好。于是，从那年开始，每年都会送他两张“福”字。

承学兄办公室宽敞通透，窗明几净。他坐拥书城，惜时如金，每天伏案不倦。我若非有急事，不敢随意串门聊天，偶尔在走廊遇到，或会邀他到寒斋喝工夫茶，闲谈片刻。承学兄当过体育老师，注意锻炼，身体底子好，又守身如玉，生活极有规律，即使有饭局，也是尽可能避开午餐，以免影响午休。如今年近七十，依然健步如飞，神采奕奕。

承学兄平时还是比较严肃的，偶尔也会开玩笑或搞怪。多年前，他住在东风路，我去拜访时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家5岁的公子吴任天在省委机关幼儿园全托，周末才回家，甚为思家。于是白天“侦察”发现围墙边有一棵树，和一个小朋友约好，半夜爬树翻墙跑回家。幼儿园老师清晨才发现少了两个孩子，吓得不浅。那时，承学兄还

在复旦读书。后来承学兄给我讲了这件事，既是宠溺又是嗔怪地说：“什么吴任天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”

我曾买有一双所谓养生木屐，底部贴着橡胶皮，走路不会产生噪音，履面镶着一颗颗塑料钉，据说可以刺激脚底穴位。有一次系里在一楼讲学大厅开新生见面会，匆忙间我穿着木屐跑去开会，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，与我相邻的承学兄发现了，不便吭声提醒，悄悄拍了我脚穿木屐的特写镜头，发到我手机上，等我知道了，赶紧往后缩脚把木屐藏起来。

“近墨者黑”与“近朱者赤”

我的博士生导师曾宪通先生1993至1998年为中文系主任，承学兄当副主任，是行政班子中最年轻、学历最高而又最能干的台柱子。其时他家住五羊新邨，是其夫人江艺平任职单位南方日报社分的房子。承学兄往返中大都骑自行车，有一次，天黑时分我刚好在南校门碰到承学兄行色匆匆，问他为何这么晚才回家，他开玩笑说：“在系里刚开完会，讨论奖金分配方案，钱是万恶之源。”

曾师和承学兄是潮安小同乡，情谊笃厚。2000年迁入中大园西区747号新居之后，就成了上下楼邻居，曾师住一楼，承学兄住七楼，时相过从。曾师家里一直养猫，一家四口富于养猫经验，我有小文《我的“大师兄”》记之。承学兄有猫缘，家里养猫多头，校园里还时常关心流浪猫。多年前的暑假，承学兄夫妇赴美探亲，拜托曾师和师母代为照顾家中诸猫，有时连曾公子立纯也须出动，替吴门诸猫搞卫生，更换猫砂。

近日拜访曾师，谈及为承学兄喂猫旧事，曾师说：“现在承学都没再叫我帮他喂猫。”天哪，曾师今年九十一岁高龄了，外出都要策杖而行，承学兄怎敢麻烦曾师喂猫。据曾师说，承学兄常常送水果或其他礼物下楼给自

己。有一年春节，承学兄送了一件唐三彩的马给曾师，一米多高，堪称高头大马，威风凛凛。这匹马摆在曾师客厅好几年，后来客厅有点拥挤，才搬到书房，书房兼当马厩了。

承学兄书法造诣精深，尤精于二王书学，只是天性谨严，甚少示人。2015年，我在曾师八十寿庆书法作品集引言中说过：“承学兄的颜体横幅‘兰馨松茂’，端严可爱。承学兄平时难有闲暇写字，这次为了给曾先生贺寿，练了几天字，还怪我办公室在他隔壁，使他‘近墨者黑’，弄得书桌上墨迹斑斑。我辩解说，他只讲对了一半，我为他的墨妙提供了红纸和印泥，这也是‘近朱者赤’。”2023年，曾师“米寿”，我们在西樵山举行澳门汉字学会年会并为曾师庆祝，承学兄伉俪亦专程赴会，盛意可感。

承学兄敬重师长和其他学界前辈，堪称我等楷模，如对他的业师黄海章、邱世友、王运熙，以及傅璇琮、卢叔度、吴国钦、黄光武等等，都是情深谊



南风
(布上丙烯)

□李磊